

杨梅旧墟印记

陈冲

陈氏先祖于南宋淳佑十年从福建莆田迁来,建村于杨梅树旁,取名杨梅村。后在村北建墟,亦名杨梅墟。据《杨梅陈氏族谱》记载,陈氏先祖迁此至今,已有760多年历史了。

杨梅墟位于化州市南部,杨梅镇中部偏北。印象中,60多年前的杨梅墟只有公社门前那一带的房子。往南依次是百货商店、副食品店、新华书店、粮管所。往东近梅江一侧,南面为首的一间是杨梅饭店,其次是供销社属下的商店,分别经营布匹、瓷器、木器、竹器、日杂等。往西跨过新华书店门前大街往下,便是三排长廊,俗称“廊寮”。内设生猪行、猪肉档、牛肉档、咸鱼档、熟食小吃等。

往北为邮电所,对面为粮所仓库,仓库门口是广场。夏秋两季为收购公购粮所在地,其余季节为农贸市场集散地。向北是工商所、卫生院。

墟的东侧为梅江,江上有座石板桥,长约16米,宽约3米。桥下中间是两排石柱,将桥面稳稳托住。

那时的梅江,江面宽阔,江水清澈,平明如镜,可通木船。船从梅江下游的“江口门”驶入,逆流而上直达杨梅墟埠头。舢工在埠头将货物卸下或装上,使得江面涟漪圈圈,波光闪闪。

逢农历每月二、五、八、十为杨梅“墟日”,附近农民都在“墟日”这一天把农产品挑出摆卖,村民也在这一天赶来购物,谓之“趁墟”。因此“墟日”人山人海、摩肩接踵,人声鼎沸,乃至附近方圆几里外都能听到“嗡嗡”的嘈杂声。儿时的我们好奇,便问大人是什么响。大人回答说,那是“墟鬼”在叫。我们听了,对“墟”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神秘感和敬畏感。

用现在的眼光来看,所谓“墟鬼”,纯属子虚乌有。其实,这是一种物理现象,人多嘈杂大,旧墟空间窄小,街巷逼仄,声波散不开,形成回流反响,传远变异之故。

说到杨梅旧墟,康余炒粉,称得上是杨梅人的集体印记。

当年的杨梅人说起康余,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。他矮矮墩墩、肥肥胖胖,慈眉善目。康余有个绝活炒粉,就在旧墟廊寮中间经营,用红砖垒一灶,上面架一铁窝。灶旁放一张板桌,上有粉皮、猪油、盐、酱油、葱花之类。烧的是木柴,那锅放得歪歪的,锅口斜向灶门。康余掌勺,老伴烧火,两人配合默契。右边摆一张与时下茶几等高的长方形板桌,旁边摆着矮条凳。客人来了,就在板桌旁的条凳上或坐或蹲,各取所好,悉随尊便。

客人落座后,康余听着顾客的吩咐取粉,他也不用秤,用手抓起

掂掂,取个大概。彼此之间,是那种完全信任,多点少点无所谓。

只见油锅烧得滚热,放下猪油便发出“炸炸”脆响。再放下蒜子,稍后放下粉皮,锅里马上爆出“炸炸”声响。又过片刻,再从锅边浇下少许猪油,锅里再次发出“炸炸”声响。康余用锅铲一翻一推,一起一落,如此数次,把粉皮炒得油光闪亮。将起锅时,放下盐、酱油、葱花,用锅铲一拌一翻,使之均匀。出锅上碟了,阵阵粉香,扑鼻而来。那味道,那颜色,正所谓“色香味俱佳”!用杨梅土话说,“真系香脱耳!”

那时粤西一带的农民,白天打赤脚,只有晚上准备上床睡觉了,才草草洗完脚穿上一双木屐。这时,长长的板桌旁,一圈儿的男食客,全赤着脚。他们吃得津津有味,哧哧声响。有的狼吞虎咽,风卷残云;有的细嚼慢咽,如山珍海味。吃完了,叼根牙签,打着饱嗝,露出一副悠闲的样子,用搭在肩上的“水腰”擦着嘴,再从贴身口袋里摸出那张折得皱巴巴的二角纸币,双手递给康余。那种纯朴、诚信、善良,令我至今难忘!

手头宽裕的,吃了一碟又叫第二碟,这在当时算是“阔佬”了,在场者无不投来羡慕的眼光。有些嘴馋的,口袋里又没有钱,经过时便只好拿双眼睛直勾勾的看着康

余的炒粉,直咽口水。

附近乡村那些少出入的老人家,盛夏晌午在村中的大树下摇着蒲扇纳凉聊天,说起康余的炒粉也直砸嘴,凹瘪的嘴啧啧着说:“什么时候,我们也能吃上康余一碟粉,死也眼闭了(心满意足)!”这些闲话,传到儿孙们的耳里,便成了正经话,专程跑出杨梅墟买回一碟康余炒粉,给老人家解馋,了却他们的心愿。

现在,时过境迁,康余作古多年了,但他粉炒的美味可口,至今仍然流传在当地百姓的口中。

说到杨梅旧墟,旺弟也是一个不得不说的人物。

旺弟土生土长,地道农家女。上世纪六十、七十年代,全国开展“忆苦思甜”活动。“天上布满星,月亮亮晶晶,生产队里开大会,诉苦把冤申。万恶的旧社会,穷人的血泪恨……”这便是当年忆苦思甜会上最常唱的歌之一。像我们这些上了年岁的人还耳熟能详,哼起来倍感亲切。

当年公社党委政府,请了全公社最水平的美术老师集中一起,搞了一个颇具规模的《收租院泥塑展览馆》。为此,还专门招聘了一批讲解员,旺弟便是被招聘的讲解员之一。因出身好、人漂亮、口才又好,讲解工作结束后,破格被留下当了百货商店的售货员。这对



昔日杨梅“墟日”人山人海、摩肩接踵、人声鼎沸。

于一个农家女来说,在当年算是一件天大的幸运了。

当地人夸她漂亮,说比笔画的还漂亮,比天上的仙女还漂亮,比电影里的女星还漂亮!以致邻近同庆、长岐、良光几个镇,乃至化州县城、吴川梅菪镇的“后生哥们”,都慕名前来一睹为快。此事一传十,十传百,来者越来越多,致使杨梅百货商店的顾客日日盈门,天天“爆棚”!

此事在当年的杨梅传得沸沸

扬扬,成了当地百姓工余饭后津津乐道的“热点话题”,也成了杨梅人心目中的光荣和自豪。

杨梅旧墟,现在冷落了。新墟向北、向东、向西扩大,面积是原来旧墟的十数倍!墟大了,漂亮了,车多了,人多了,熙熙攘攘,俨然成了一座小城镇。

但杨梅旧墟,在上了几十年的杨梅人心目中,却留下了挥之不去抹之不掉记忆,成了一抹历久弥新的乡愁!

忆欧伯成章

黄俊怡

铭是我的一位友人。那时铭还在县城中学教书,与我常有来往,他老家毗邻高州根子镇在横山庙边陲的禄段村。逢年节日邀我过去做客,我每次亦欣然前往。禄段村有古荔贡园之称,素有唐风古韵。每次去往禄段,经过一排排葱翠的村野,浮现眼前的风景像一幅幅画卷。这份意趣盎然,有山水流长的气韵。那十多年间,我多次往返穿梭过这里,与友人吟诗赏对,相谈甚欢。

铭父欧伯名成章,名如其人,写诗作对,出口成章,就连他们旧居与新宅的对联,也鲜有假手他人,均是出自欧伯之手,那手毛笔字,写得苍劲有力神采飞扬。欧伯早年行医,行脚四方历尽艰辛,他也曾到过我老家一带谋生,勤俭自守,行医之余以文传家,一门出了三位医生,两位教师,可说是悬壶济世,书香满门。他到了晚年在禄段村里建起了一栋新居,喜气盈门,邀请我过去沾喜。每到门前,欧伯带我在门前徘徊共读对联,我读了他作的对,每每发自内心给予赞誉之词,他听了亦欢喜。那些年欧家的年例,我几乎每年必到,一年中再忙也会到访几回,与他促膝长谈顺祝吉安。十多年前,我读《伤寒论》,学习中医理论,登门拜访,电话联络扰他颇多,那时欧伯已年过七旬,我们的交情也由此逐渐加深。

铭在中学任教,在学校教导学生习文,偶有作诗,自是得到家教熏陶。铭是家中么儿,工作路途离家遥远,平日住校,欧伯望眼欲穿盼他周末回家,几回私下跟我谈到铭在村榨酒,交友待人豪情仗义,有时在夜半醉得一塌糊涂,据说有一回喝得人事不醒,彼时他已过不惑之年仍是单身一人,欧伯没少操心放心不下他。阿铭后来放弃了热爱的教育事业,放弃了人皆趋之若鶩炙热的“铁饭碗”,他转行回到市区从事医务工作,欧伯安了欧伯这份心。我成家时,欧伯不顾年迈不辞劳远以近八旬高龄亲临向我道贺,让我无言感动。后来工作繁忙,虽与他

有时在电话里攀谈,平日里交往毕竟没有以前多。

欧伯对中医有研究,深得中医要领,大儿子,女儿也从事医务工作。他晚年家境较为宽裕,静居乡野,欧伯闲时在家吟诗作画。他常拿出发表在报刊的作品给我观赏。欧伯在楹联诗词、书法、美术造诣颇高,且别具一格并不亚于圈内作者,受旧式文化影响,他深藏技艺,一生淡泊名利。有一次他从书房里拿出一幅他画的西湖雷锋塔镇白蛇娘子图,画里白素贞一袭白衣飘飘,法海和尚亦出现在画中,这幅画出自《白蛇传》。法海和尚是唐代名相裴休之子,翰林出家,曾住持金山寺。我跟他讲,我在公案里读过那白蛇娘娘后来已改过从善,她从雷锋塔里出了窠牢获得新生,据说民间流传的那位白衣大士便是白衣娘娘,她效仿观音大士寻声救苦,助人于不忘疲倦之中。欧伯拿出他发表在刊物的观音大士画像,他画的一尊观音立于空中,一袭白衣,手拈杨柳枝水作洒向人间状,画里的观音惟妙惟肖,我看了无上欢喜。我与欧伯在书房里一番长叙畅谈,他说他晚年心里有了归寄,闲时静心念佛。欧伯说他曾在寺院里种树,前人种树,后人乘凉,这是传递一片好心。

那天铭在电话里说欧伯住到医院,我通过电话询问欧伯恢复的情况,人老了难免时有病痛之苦,我问候之余劝他息心静养,他亦是这般静听我说。至于他回家休养我去探访那已是后来的事了。

那年盛夏荔枝打果,我到过欧伯家,他到果园给我装了满满一大袋。最后一次到他家时,约是在次年初春,荔枝花初开之时。那时他游移着虚弱的气力,在家里来回走动,他说话的力气已没了往日的充盈。翌年问起铭,他淡淡地说欧伯已辞世了,我听了不知道怎么说,心里一阵哽咽。欧伯辞世四年多了,我一直想写一点什么,一直没有写,当怀忆起这位宅心仁厚的故人,从前读诗说画谈话犹像在昨日,我不能说我对他一点挂念也没有。

水浸泡出炉的豆饼,豆香十足,皮薄嫩滑,闻之食欲大振。

记得以前每当村里做木偶戏,晚上必有好几档蒸炸豆饼角的大排档,炸豆饼的油香味弥漫戏场内。那时,虽然买一角豆饼角只需三五分钱,但父母也难以满足我孩童时的舌尖食欲,只好望着香喷喷诱人的豆饼角直流口水。后来到电白三中念高中时,即使囊中羞涩,也要从口袋摸出几分钱买来一块豆饼角慢慢地品尝品味,满足一下嘴馋。

那时农民生活水平低,我亲戚家

记忆中,母亲很少笑,也许是生活折磨的缘故,也许是性格使然,但一笑起来,犹如一朵粘满露珠的鲜花,灿烂、甜美。

最近我做梦,梦见母亲在老家的大马岭上放牛,漫山遍野的茶籽树,绿意盎然,绿影婆娑,摇曳多姿。站在山岗上的母亲,一缕缕青丝在山风的吹拂下,随风飘舞,宛若天仙,那张脸笑得像茶籽花一样灿烂、鲜艳、甜美。说来也真的挺奇怪,母亲离开我们已十多年了,生前都是留短发的,从不留长发,可梦中的母亲却是长发飘飘,灿烂满面,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日常尽管偶尔会想念一下母亲,然而,却很少在梦中见到她,也许,真的想念她了。

母亲是一个农村妇女,老实巴交,善解人意,没有什么文化,目不识丁。在我印象当中,母亲非常勤奋,热爱劳动,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,干净整洁。母亲有一个缺点,整天愁眉苦脸,很少笑,喜欢把自己的忧愁和欢乐埋藏在心底,也许与母亲不善言辞

现在,顶在头上的帽子可谓五花八门,从材质到形状,都是我辈童年做梦也不可企及的。我的童年,除了两三岁时戴过属于孩童专利的布制“老虎耳”帽外,帽子就只有两种,晴天戴草帽,雨天盖斗笠。

斗笠俗称竹叶帽。它是用竹篾、箬竹叶为原料,经有专门技能的巧匠通过伐竹、剖竹、削篾、编笠坯、上箬叶、绕沿锁边等十几道工序编织而成,那时一般人都是到集市用钱买来戴。相比斗笠而言,草帽的制作和使用就寻常,方便多了。这种夏天戴着既遮阳又通风透气,十分凉爽的草帽,可以

里进宅摆酒庆祝的主菜(唱主角的),竟然是霞洞豆饼炒白萝卜片。记得那天,全场喝喜酒的亲友都说从没见过这么好吃的豆饼混萝卜!每年春节,父亲会用瓦煲文火慢慢炖豆饼和肥猪肉。从生产队里领来的猪肉里,挑选一些腩尾半肥瘦肉切成小块,混和着切块下油蒸炸过的香喷喷豆饼小块,加一些陈皮、八角、小茴香等香料,用文火慢炖,当炖熟炖烂后,几百米远都可闻到香喷喷的豆饼和肉香味儿。瓦煲里不仅腩尾猪肉软香诱人,且豆饼

有关,也许与母亲多愁善感、木讷的性格有关,也许与母亲对家庭、对亲人无私的爱有关。

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,生活物资匮乏,经济拮据,农村尤甚。我还没有上小学,父亲在大队当会计,以大队为家,整天忙忙碌碌,家里的大小事务自然都得母亲操劳。那时,农村还没分田到户,生产队里的生产劳动是按日记工分的,为了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,生产队长便安排母亲放牛,这算是很轻松的工作了。母亲十分负责任,白天准时把牛放在大马岭上,或者在田埂上牵着牛吃草,无论刮风下雨抑或天寒地冻,大马岭上或田洞里都能看见母亲的身影。每天夜阑人静的时候,为了生产积肥,母亲总是提着火水灯前往牛栏兜牛屎牛尿,有时候一个晚上走两趟甚至多趟,从不嫌烦,从不埋怨,反正不会浪费一丁点儿牛屎牛尿。天蒙蒙亮,母亲看到那满满的一桶牛尿或一大坨牛屎,便回心地笑了,满满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。午后,母亲又开始新一天的劳作。

难忘童年的帽子

谢秀凤

就地取材,水草、席草、麦秸、竹篾或棕绳等都可以信手拈来编织,其中尤以麦秸最常用。

要戴草帽,首先要从麦秸末端截取连着麦穗那段没折没裂的,越粗长越好,然后将麦秸一根连一根驳接起来编成辫子,简单的辫子只编三股就行,为结实起见,也有编五股、七股的,有的追求美观时尚,还会编成菱形,卷起来像狗牙一样凹凸有致,当“辫子”编到卷起来有一顶帽子的三分之二大小时,就可以缝草帽了,一般人都是把花点钱拿到镇上的车缝社让制衣人缝制,我家是生产队里的超支大户,我们姐弟六

的香味更加独特诱人。我记得那时我们年年过春节都吃着满嘴肥香的豆饼和猪肉,觉得简直是人间最美的享受了。我家有了过年煲腩肉加豆饼的传统,这好传统一直保留到改革开放后。

记得四五十年前,除了过春节能吃上香喷喷的霞洞豆饼之外,平时做圩巡(农民每过三天或五天圩期)吃一顿干饭,隔三岔五才吃上一顿美味的豆饼餐。当年我在乡村学校当民办教师时候,周末加餐都是豆饼加腩尾猪肉炖或炒。但咱们老

张嗷嗷待哺的小口,全靠父母用勤劳的双手去填塞,因此,别说拿钱去缝制帽子,就是生产队分给我们的麦秸都是人畜践踏过,凌乱不堪得可以直接当柴烧的那种。所幸相邻的秦伯带着三个儿子,全部都是生产队的劳动力,盈余户,其家每年分到的麦秸一捆一捆,几乎都是笔直的。为此,麦收之后,母亲常常带着我们几姐妹到秦伯家去剪麦秸,我们姐妹跟着母亲学编织,麦秸辫子编好后,母亲总是一遍遍地检视,将编得最匀称、结实的截下来卷好,让我们给秦伯家送去。起初我们不以为然,父亲看着母亲,带着自豪

师都打从心里一致认为,每天能吃上一顿美美的豆饼混肥猪肉大餐,就是幸福满满的生活。可是老师们满嘴肥油的豆饼猪肉餐,也只能周末才撮一顿!打一次牙祭而已。

后来,我由于上师范、读大学、工作调动被迫背井离乡,对霞洞豆饼的接触机会越来越少。每当回乡一趟,总是记挂着下洞豆饼,买来好几个香喷喷的霞洞豆饼带回去存放于冰箱里,供做粥时慢慢地品味。至今我家的冰箱急冻层仍然存放着好几个霞洞豆饼。据专家的说法,冻豆

饼冻豆腐经若干时间的冷藏冷冻过后,内部组织松弛,吃之可减脂减肥。我一直都相信专家的经验,每次把买来的好几个霞洞豆饼,每个切成几小块存放于冰箱速冻,当作减肥的食材。每过一段时间,想起豆饼来,就从冰箱里拿出若干小块冻豆饼,和着五花肉或者茄子一起煲炖;每次享用着香喷喷的下洞豆饼炖猪肉就悠然生满满满的幸福感……

随时代不断进步,更高级食材比比皆是,但我总对霞洞豆饼情有独钟,且难以舍弃。

地笑说:“秦伯一家子男人,不会编织,我们到他们家选最好的麦秸,当然要给他们编最靓的作为报答啦!”这朴素的感恩理念让我们从小懂得了什么叫知恩图报。之后,每次缝制好草帽试戴,我们都会挑选最好看最舒适的双手捧起,轻轻扣到母亲头上,感谢她在昏黄的灯光下一针一线缝给我们的爱。

时下,帽子的材质不断更新,花样也层出不穷,可童年的竹叶斗笠和草帽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,家乡的父老乡亲一直把它的简约素雅高高顶在头上,而我,一直把它深深地珍藏于心底。